

永樂大典

卷一萬二千四百
二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四百二十八 一送

宋 仁宗五十一

李熹續通鑑長編嘉祐六年二月丁巳詔宗室賜名授官者湏年及十五乃計計年轉官。辛酉奉安明德章穆皇后御容於普安禪院之重殿。癸亥詔宗室上墳陵母得以祐草碑引隨行。乙丑詔如閭良民子弟或為人誘隸軍籍父母泣訴而不得逐者朕甚聞之。自今有司審其所從來隸籍。首日內父母訴官者還之。丙寅卿崇政殿錄繫囚雜犯死罪以下遞降一等。戊辰詔樞密院。自今內殿崇班以上湏年二十方聽受差遣。辛未卿崇政殿試禮部進士諸科及特奏名進士諸科。三月乙酉召輔臣觀御書兗州主聖文宣王廟榜。癸巳賜進士王俊民等一百三十九人及第五十四人同出身。諸科一百二人及第并同出身。特奏名進士諸科四十三人同出身。及諸州文學長文俊民拔人也。戊戌契丹歸明人武珪為下班殿侍。河北沿邊安撫司指使。武珪本鎮州人。陷虜歲久。頗知虜中事。至是上所畫契丹廣平淀受禮闈特錄之。己亥宰臣富弼以母喪去位。庚子以富弼母喪罷大燕時同知禮院晏成裕言君臣之義衷樂於同。請罷奉燕以表侵卹大臣之意。上亟從其言。成裕殊子弼妻之弟也。議者或以為過云。為大臣母喪無事。仁宗咸極口而責錄及舍安乃吾議者皆以為非。是不然矣。謂成裕與弼親妹不當及諸列卿可。不略加剖潤也。辛丑賜衡州進士程汝吉周頴東帛以轉運使言其文行推于鄉里也。壬寅封皇第十一女為永壽公主第十二女為寶壽公主。寶壽月貲地所生。後封冀國。永壽董汝北所生。後封許國。甲辰詔翰林學士承旨宋祁遇入直許一人主湯藥。祁以羸疾請之也。戊申幸後苑賞花釣魚。遂宴太清樓。出御製詩一章。命從臣屬和以遣。詔禮院封柴氏後為崇義公。以奉周祀。其六廟在西京。而歲時祭祀無器服之數。其全有司以三品祭服一。以四品祭服二。及當用祭器給之。庚戌詔大理寺。命官有不當書罪而據拾文致者。其本處官吏並罰罪以開。從殿中侍御史裏行陳沫所奏也。改安詳之。不須具裁。夏四月戊午刑部郎中直昭文館寇平知潞州仍理轉運使。資序侍御史陳經言。平前為淮南轉運使。市物不償價。已寄彈奏之。請罷所理資序詔可。庚申提點廣南西路刑獄也。因貶外郎李師中。擢本路轉運使。初師中劾知邕州。諱注治邑八年有峒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四百二十八

一

兵十餘萬不能撫而用之乃入漠峒貿易招斂以失衆心卒致將卒浸敗
經略使蕭固措置乖謬與轉運使宋咸黨附注既責荆南師中侵言注蕭
貨阻或訪客儻智高所屬民雜寨五輩為奴人擅發漠峒丁壯米黃金無
帳籍可鉤考為國生事察法當斬今就橫行降一官自都監作鈐轄不知
此何名也詔遣中使李若愚鞠實注竟坐此責為奉州團練副使安置固
及咸皆追官勅停。按李時中嘗注奉州安直肅戍皆追官勅停注律亦云為

奉州團練副使安置。與師中傳合。實錄乃於七月十七日書蕭固遣三官
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奉州團練副使。未追一官勅停。會安直同實錄
獨不先許注有何據。疑實錄會要所載誤目追三官下必有脫字。所載
檢校水部員外郎奉州團練副使蕭注事也。王安石集有責蕭注制詳。

所載官位實與師中傳及注傳同。今從師中傳及注傳先

附見注薄制。甲子歲追停於師中雜渭之樓。癸酉歲附生仍於之

月十七日書之史誤考詳。辛酉擢三司使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已
摺為給事中三司使。摺在三司。凡諸管庫供上物舊皆科率外郡積以因
民極特置場和市民得無擾。史負錢帛多繩繫間解逃去。械其妻子者類
皆釋之。二事或各有月日則此當削去。詔嶺南官文死于僕廄而其家

永樂大典卷一萬字首文

二

流落未能自歸者所在給食護送還鄉。甲子契丹國母達林牙左威衛
上將軍蕭良四方館使寧州防禦使轉贈丹遠始平節度使蕭繼宗
祿卿李膺參賀乾元節。庚午右正言王陶知衡州時臺諫共言陳地不
當為樞密副使上弗聽。陶既引疾在告又先自乞罷因許之。癸酉詔凡
入貲為郎主升朝者戶役皆免之京官不得免衙前自餘免其身而止若
入官僚增置田產直五十萬以上者復役如初。備代者聽之。丙子大理
寺丞郭固樞密副使所藏兵書先是直官橘核校書籍而兵書與天文為祕
書獨不須大臣或言固知兵法即以命之然兵書殘缺者多不能偽補也
庚辰樞密副使石諫議大夫陳旭為資政殿學士知定州三司使給事
中也摺為樞密副使禮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唐介知洪州右司諫
趙抃知常州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范師道以本官知福州殿中
侍御史呂晦知江州旭始除經密副使或言旭陰結宦者史志聰王世寧
等故有此命。介寄遼文草論列且言旭頃為諫官因張旁方事阿附貴戚
已不為清議所與及知開封府嘗賤市富民馬納外弟數弔於府舍恣行
請託。上以其章示旭旭奏臣前任言職澤斥內臣其桀黠用事如楊懷敏
何誠用武雖隆劉惔輩多坐黜遂令言者乃以此污臣志聰臣不識而世

寧恭娶臣女舅之孤女。火絕性未若嘗薦臣。陛下必記其語。乞付吏辨劾。
遂家居求罷。上以手詔召出之。介等復閩門待罪。頃之發出如是者數四。
上顧謂輔臣曰。凡除拜二府。朕豈容內臣預議耶。而介等言不已。故兩罷
之。改授朱文博。此武祖自辨語。人云仁宗知吉者非實。以子詔召也。或
地自辨許可也。今亦失存之。所據仁宗知吉者非實。則有所據失矣。空言
皆無此。今不取唐介。朱文博去。介與趙抃。王聞等。論介之善。都父雖中人
國士。島人與鄉舉三世寧遠姻。不可大用。與王世寧連姻。劉昌晦。章及。升
之。自辨已見。獨周士良。文縉本末。誨章并吉文志。赵文謨。以志聽為
士良所當考。志聽至和元年正月為入內副都知。嘉祐三年五月為入內
都知。宋文公。文治中。宦官。宣官。妻。使於小人而不便於君子者也。後世
人主除奸大臣。不歸於外朝。而歸於內閣。則過矣。故石頭有責禹九成之
所倚也。梁冀有明虧趙威之所託也。高力士者。楊國忠之所倚也。此自古
小人未嘗不與宦官。安外戚焉。一者。我朝所以無內閣之患。以外朝之
除奸。在內不得而知。內足之請獨在外可得而知之也。初諸路教道行
義文學之士赴京師者二十三人。其至者十六人。皆館于太學。即舍人院
試論策。五月丙戌。賜徐州頴符潤州焦干之。成都張櫻。荆南樊京等。七
人進士出身。四人同出身。餘悉授試校書郎。後太初子。樞。慕子也。時濮州
李植。通卒岳州。頴立有聲。參梓州軍。襄陽州張中。理處州吳彥。廣安軍蒲
伯明。越州吳致等。五人辭不就試。優等既推恩。亦以試將作監主簿。命之
張君美。改安。吉。四年入歸。頴立同進士出身。當考。戊子。司天言。六月朔
日當食六分半。詔禮院檢詳。敍日典。故以聞。庚寅禮院請。其日皇帝素服
不御。正綠幕視事。百官廢務。守司合朔前二日郊社令。及門僕守四門巡
門監察鼓吹金牋。工人以方色執麾旒。分置四門屋下。龍蛇鼓隨設於左
東門者。立於北塾。南西南門者。立於南塾。西北門者。立於西塾。東西門者。立於北塾。龍鼓一函。次之弓一矢。四次之諸兵鼓。諭立供司天官日有
變。工人舉麾。齊伐鼓。諭官行事。太祝讀文。其辭以責陰助陽之意。司天
官稱止。工人罷鼓。如日陰晦。太陽不見。即不舉麾。不伐鼓。從之。乙未。文
部侍郎集賢院學士余靖。尚書左丞。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知廣州。時
廣海猶未平也。靖。昇。幹。而後。客。謝。未。去。其。歲。是。逢。大。旱。納。波。遣。逃。明。條
書。遂。成。侵。擾。遷。日。食。之。而。清。曉。列。那。聞。風。而。震。驚。因。朝。野。以。名。正。辟。革。車。

永樂大典卷萬千四百三十人

三

永樂大典

卷二二四二八

而諭撫雖為失禮。今領謀首惡之人。而奉將食祿未絕交爭之恩。亦既與
之約。未各守封疆。苟相合之。必行誅。吾聞之於周。猶以積服之外。越職相
通。奸謀此列。以辨邊事。去年八月。欽量安撫時可附此。丙申。詔諸知州
軍。及兵官許造酒者。每得貢易。及以折物價。丁酉。天章閣待制知諫院
呂景初。同詳定均稅。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工
部尚書知制誥集賢殿修撰宋祁卒。贈刑部尚書。祁兄弟皆以儒學顯。而
祁尤能為文章。善誠諭。清約莊重。不違其兄諭者。謂祁不至公輔。蓋亦以
此。祁自為遺奏曰。陛下享國四十年。東宮虛位天下係望。人心反覆。為社
稷深計。莫若擇宗室質材進爵親王為己鬯之主。若六宮有就館之慶。聖
嗣蕃衍。則宗子降封郡王以避正嫡。此定人心防禍患之大計也。又自為
左諫右諫。及治歲以授其子。其子遵治歲不請讞。火之。張方平言。祁法應得謚。
謚曰景文。治景文在治平三年。今并書。已亥。馬軍副都指揮使淮康節
度使張茂實。落管軍知曹州。初趙槩代韓絳為御史中丞。亦言茂實不宜
共宿衛。未聽。及槩為樞密副使。復言之。而言者又劾茂實販易公餼。所遣
卒殺人于外。茂實因以老自請解兵權。始命出守。翰林侍讀學士劉敞
嘗奏。驛言為國之道。防患於未然。遠嫌於萬一。所以安羣情。止邪謀也。伏

永樂大典卷二二四二八

四

聞張茂實本周王乳母子。嘗養宮中。故往來市人以狂言動茂實。頗駭物
聽。近者韓絳。人以讒說傾宰相。重搖人心。則是一茂實之身。速則為小人
所指目。近則為羣臣所疑懼。雖聖心坦然於物無猜。恐未能家至戶曉。使人人不
憂也。如此則備宿衛典兵焉。適足以啓天下之惑。動天下之憂。甚非重宗
廟安臣民備萬一之計。臣謂今日之宜。要令兩善。莫若解茂實兵權。處以外
外郡。於茂實不失寓貴。而朝廷得遠嫌疑。此最策之善者也。昔王郎自稱
劄子與盧芳自號劉文伯。因疑飾偽。未必皆有犯上之心。但流言驅弱羣
情。惑惑使之然爾。臣奉近列方當遠出心之所疑。不敢不極論。乞以臣言
審付執政商量。敵時受命知永興久之。茂實乃罷。庚戌。御崇政殿錄繁
官稱犯父祖名。而非嫌名。及二名者。不以官品高下並聽回避。初翰林學
士知審官院。貫鼎言。伏見大理寺丞雷宗臣除太子中舍。以父名乞回避。
從其請。臣按曲禮曰。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釋者曰。嫌名謂音聲相近。為
與兩丘與區也。偏為二名。一一諱也。據律文。諸府號官稱犯祖父名。而
冒禁居之者。徒一年。擇日。府有正號官有名稱府號者。若父名衛。不得於

諸衛任官。或祖名安不得任長安縣職之類官稱者。或父名軍不得作將軍。或祖名卿不得為卿之類。又諸上書若奏事犯祖廟諱者杖八十。若嫌名及二名偏犯者不坐。今按宗臣父名顯忠而避中字。於禮所謂嫌名。臣謂既許避免。若復有如此而不避者。豈得冒犯禁之律。如前代故事。東晉以王舒為會稽內史。舒父名會。會求易他郡。時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後改會為節。舒遂行。後又以舒子允之為會稽內史。允之亦乞更換。詔曰。祖諱孰若君命之重。下八座詳之。給事中蕭王無忌。以春秋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夫王命之重。不得崇其私。人故事無祖名避命之制。唐虞曾除中書舍人。父名忠固辭。議者以中是曹司之名。又與曾父名音同字別。於禮無嫌。至於國朝。雖雍熙中嘗下詔。凡除官內有家諱者。除三省御史臺五品文班四品以上。許用式奏改餘不在此制。然推尋國初迄于近年。或小官許改。或大臣不從。或雖二名嫌名而有許避者。或止犯單諱而有不許者。如建隆初慕容延劍除同平章事。以父名章。改為同中書門下三品。吳廷祚以父名章。改為同中書門下三品。趙延進除起復雲麾將軍。以延進父名暉。改後起優光祿大夫。聖中著作佐郎王傳。父名著。奉禮郎張子真。父名宗禮。以傳為大理寺丞。子與為太祝。皆請避而許者。如淳化中舉士宋父名義林。除翰林學士。天聖中韓儀父名保。除樞密直學士。景德中王繼英父名忠。賜推忠功臣。天禧中寇準。父名湘。除襄州節度使。天禧中劉筠父名繼隆。除龍圖閣學士。近年楊溥。父名自牧。為羣牧使。皆曾因避此。又雖請避而不許者。前後許與不許繫之一時。蓋由未嘗稽詳禮律。立為永制。請約雅熙詔書。自幾品官以上每有除授。若犯父祖名諱。有奏陳者。先下有司定。若於禮律當避者。聽改授之餘。不在避免之限。上令太常禮院大理寺同定奪而言。父祖之名。為子孫者所不忍道。不繫官品之高下。並聽回避。故以律文申明之。庚戌詔河北沿邊安撫司禁北人捕魚於界河初界河屬我境。而北人潛入河中捕魚。採葦。雄州移文涿州詰之。契丹驅所犯人榜境上。降緒之統和二十四年。亦自約束。久之。北人或由海口載鹽入界河。涉雄霸抵涿易者。邊吏因循不能止。於是宮苑使忠州刺史趙滋知雄州。遣巡兵捕殺之。且破其船。乃復舉捕魚之禁。趙滋先以宮苑使知雄州。四月甲戌頃忠州刺史知雄州也。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初。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是日未初。從西食四分。而雲陰雷電。頃之雨澤。篆所言不為災。據御史中丞王疇言。頃歲日食於正陽之月。陛下避殿撤食奉天。抑已方其食時。實亦陰晦。然於雲氣之間。尚有見者。固不得同。不食當時。有司乃稱食不及分。而宰臣

集班表賀甚失陛下祇長奉天之意今日食之初殊為精微既而陰雲所
掩方遂不見亦不得與日不食同也雖陛下至誠修德答變感天必不欲
激異為祥然恐有司或援近例乞班賀者臣故得以先事而言也同判尚
書禮部司馬光言近世以來每有日食之變虧官皆先奉月日時刻及所
食之分數主或為陰雲所蔽或食不滿分公卿百官奉表稱賀臣以謂日
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主為近狹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乃
天戒至深不可不察漢成帝永始六年九月日食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永
以為百姓屈過禍在外也臣愚以謂永之所言似未協天意夫四方不見
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變深也日者人君之象天意
若曰人君為陰邪所蔽災患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由
是言之君人者尤宜側身戒懼憂念社稷而羣臣欲相率稱賀豈得不謂
之上下相蒙証罔天譴哉未所食不滿分者刀曆官術數之不精當治其
罪亦非所以為賀也臣職在禮部掌羣臣慶賀表章不敢不言於是詔百
官各得稱賀胡宿請外社或附之庚申賜草澤章反直銀百兩綃百匹
以篆國子監石經咸除試將作監主簿不理選限辭不就故有是賜友直
建安令得象之族也得象為宰相嘗欲官之友直謝去終其身不仕丁

永樂奏卷一萬二千四百二十八

六

卿徙知鳳翔府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崖嶧知河中府嶧所至貪汚比老
益甚在鳳翔轉運使薛向按之急不得已移河中未幾遂以刑部侍郎致
仕詔遷曹利用所沒田宅利用既招雪其家累有請于朝至是用拾享
赦書而盡還之癸酉樞密院奏近掠四百料錢近下禁軍填近上禁軍
所有轉軍分例物即三分特支一分詔支一半此據會考是二月二十二
日事故附於丙子甲戌富弼為起復禮部尚書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
監修國史弼辭不拜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弼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
平世上五道使起之卒不從命或言弼初與韓琦論此今琦處嫌疑之地必不
致太平天下謂之韓富既又同為宰相琦性果斷弼性審謹琦質直語或
涉俗俗謂語多者為絮嘗議政事弼疑難者數四琦意不快曰人絮耶弼
變色曰絮是何言歟又嘗言及宰相起復故事琦曰此非朝廷盛典也於
是弼力辭起復且言臣在中書蓋嘗與韓琦論此今琦處嫌疑之地必不
是二人稍有間云此據司馬光記聞及蘇軾列志又參取別所上劄子然
謂弼與琦自此稍有嫌怨本不必爾更須詳考上既許弼於喪弼以表謝因
憲竊聞新授提點銀銅場職方員外郎張述累有封章乞立儲貯其詞太

過頭涉匪事合婉微述乃傷於逼迫語當祕密述乃極於張皇傳聞四方無不驚駭伏緣張述前知泗州絕無政譽臣在中書日亦曾見其觸失事狀本官必是恐朝廷不用遂強作此事雖云納忠而獻直實掩過以取名果若憂國愛君豈肯如此宣布況提點銀銅場將來列入職司如述小人不合升獎臣竊恐好進之輩更相倣效妄陳禍福頻扰聖朝陛下或致憂懼功德求嗣即於天聽却成不便臣今雖不在陛下左右實則日夕憂慮寢食不安也且念自古帝王未有不任情喜怒殺言臣民恭惟陛下臨御已四十年未嘗枉怒一人況於刑誅固無分毫枉濫惟是仁慈寬恕甚於父母之愛赤子天下蒙被陛下大恩大患深入骨髓上蒼觀覽豈無報應明知聖嗣非晚降育臣今所願者惟願陛下勤於政事之外凡百節謹目前愛玩多方制伏其心至於宴飲間動風發氣之物亦宜擇擇不令進御滋神靜思助以平和之藥必享萬壽無疆之慶永為宗社之主。皇嗣之晚未足為慮此乃必然之理也。獨又言竊恐陛下左右親近者知陛下求嗣心切一向希寵望幸各有誕育之意人人爭進則陛下雖欲制伏其心不可得也雖欲保惜聖躬亦不可得也如此則臣實為陛下憂之為宗廟社稷憂之臣嘗為上相義同股肱當與國家共其禍福不得不憂及此也。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四百二十六

七

陛下若不以臣為狂妄即乞以臣此意一一宣諭親近之人臣必料親近者皆有保惜聖躬之心各便省悟而能長守富貴即於陛下自然無憂實天下之幸也宗廟社稷之幸也聖嗣既係天命自有天時不可以人力強致臣受陛下深恩出於懇切不覺語及於此臣不敢避死陛下若肯聽納然後賜臣一死實亦甘心上復以優詔答焉。按實錄明年正月甲戌授知湖州歲方貞外郎改通提點江浙等路錢糧坑冶也。時余藻在湖州元年二月己巳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冶也。即中余藻。從廣西判錢方貞外郎改通提點江浙等路錢糧坑冶。至嘉祐六年未受命也。不知富弼上疏時述何自己帶提點銀銅場職任或恐余藻在湖州時故述已先除徒然銀銅場而富弼偶不詳或因富弼所指者也。富考臣讀書為儒歷覽經史而効官州縣惟有忠義常盡瘁於職業自登朝列伏見皇嗣未立中外憂之十餘年間已五次上書所言皆指陳宗廟社稷可安可危之事自知卑微天聽高邈伏處衡石經書之時不足感悟宸聽入恐言詞激切觸犯忌諱為左右隱蔽臣伏念三聖寶位傳付陛下陛下在位既四十年未有繼嗣未審陛下曾子細思之耶若子細思之則憂

永樂大典 卷一二四二八

宋廟社稷碑繼嗣不絕矣。若未子細深思之耶。不當因循委順天命。二宗傳付陛下寶位。欲其宗廟社稷世世嗣續不絕。則陛下方為孝矣。臣愚故引杜太后之言。庶激切感悟陛下之心。杜太后臨終。以藝祖得天下。謂無後君。所以藝祖得之。藝祖奉杜太后之言。所以不忌傳之子。而傳之太宗是也。向使世宗在位。更十數年。少帝嗣立。藝祖豈得有應天順人之事乎。陛下當思之。陛下昔誕育豫王。若天意與陛下。則今已成立矣。近聞一年中誕四公主。若天意與陛下。則其中有皇子也。上天之意如是矣。陛下合當悟之。陛下在位四十年。當其安寧萬歲時。宜審擇藝祖太宗賢子。據。且立為皇子。但且異其爵位。職之官政。係天下之望。陛下詳察有質德可傳付。則立之。所以謹重大事。俾宗廟社稷得其主矣。而况天地之大五行休至。皆有數在天地之中。固不可逃其數也。一旦卒有萬一。不可謙。蒼皇之際。危急之間。寶位神器。而欲使宮闈左右中官兩府。遙相觀望。而一言謀之。豈陛下之心。輕宗廟基業。如是之易也。當陛下安康之時。不能詳擇焉。之。破。生。蒼。皇。之。際。顧。金。左。右。取。次。謀。之。此。則。陛。下。不。謹。重。三。聖。之。基業。固。尋。常。之。事。爾。夫。繼。嗣。有。賢。有。不。賢。則。朝。政。有。治。有。亂。社。稷。宗。廟。有。安。有。危。陛。下。之。心。固。亦。知。之。矣。今。陛。下。在。位。歲。久。萬。機。之。政。於。間。熟。見。但。欲。

本卷大典卷二千四百二十八

八

數神淵默。無扶抑。威福賞罰。雖曰出自朝廷。而陛下不專矣。賞罰不專於己。而戊福漸移於下。臣愚實憂之。嘗曰。惟辟作福。斯之時義大矣。越發霜雪冰蓋。言漸之不已。則東漢陵夷之禍。復見于今矣。臣愚生不能有益聖世。所以吐肝瀝膽。犯忌諱。狂言僭說。庶有感悟陛下之心。若有所感悟。而能擇繼嗣。裕隆宗廟社稷。俾世世恭享不絕。臣雖赴鼎鑊。萬死之日。猶生之年。而名不朽。掛於忠義之列。所求遂矣。宋史安石傳。同修起居注王安石知制誥。初。安石辭起居注職。得請。又申命之。安石侵辭。至七八月乃受於是。徑遷知制誥。安石遂不復辭官矣。嘗有詔令。令後舍人院。不得申請改文字。安石與同列言。竊以為舍人者。陛下近臣。以共學誥命為職司。所當參審。若詞頭所批事情不盡。而不得不申請。則是舍人不復行其職事。而事無可否。聽執政所為。自非執政大臣。欲傾側而為私。則立法不當如此。前日具論。其蒙陛下省察。而至今未奉指揮。臣等不知陛下以為是而不改。將不必以為是。而特以出於執政大臣所定。而不改。將陛下視。臣等所奏。可否。而執政大臣自持其議。而不肯改。于

日馬光同知制誥。丁丑。命翰林學士吳奎。王珪同詳定茶法。實錄。明平

五月丁丑。乃命王珪。今次會奏。戊寅。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

以為是而不改。則臣等考尋載籍以來。未有欲治之世。而設法築塞。近臣論議之端如此者也。不必以為是。而特以出於執政大臣所建而不改。是則陛下不復考問義理之是非。一切苟順執政大臣所為而已也。若陛下視臣等所奏。未嘗有所可否。而執政大臣自持其議而不肯改。則是改已不自人主出。而天下之公議廢矣。此所以臣等慙懼之義不能自己者。臣等竊觀陛下。自近歲以來。舉天下之事。屬之七八大臣。天下初亦翕然。幸其有為能救一切之弊。然而方今大臣之弱者。則不敢為陛下守法。以忤諫官御史。而專為持標保位之謀。大臣之強者。則挾聖旨違法令。恣行所欲。不擇義之是非。而諫官御史亦無敢忤其意者。陛下方且深拱測默。兩聽其所為而無所問。安有朝廷如此而能曠日持久而無亂者乎。自古亂之所生。不必君臣為大惡。但無至誠惻怛求治之心。擇利害不審。辨是非不早。以小失為無傷而不改。以小善為無補而不為。以阿諛順已為悅。而其說用。以直諒逆己為譖。而其言廢。積事之不當。而失人心者衆矣。乃以為亂也。陛下以臣等所言為是。則宜以至誠惻怛欲治亂之心。考覈大臣改修政事。則舍人院不得申請除改文字。指揮為不當。當先改矣。若以臣等所言為非。則臣等狂瞽不知治體。而誣謗朝廷政事。當加貶斥。以

憲安言之罪。則別選才能通達之士。以補從官。臣等受陛下寵標。典領朝廷職事。不得其守。則義不得不言。而朝廷以為非也。則義不敢辭。朕伏乞詳酌。早賜指揮。安石由是與執政忤。與秦太尉雜記云。王安石素與釋時議諭不合。嘉祐末。有馬卿。安石。劉摯。呂濬。黃注。降官調頭。遂上疏。爭合人庶。戒倅其言頗侵執政。秦所稱此指此山。此載於安石集。而注貢官已附。四月庚申。日安石知制誥。并附此疏。庚辰。太原府代州鈴轄供備庫使忠州刺史蘇安靜上麟州屈野河界圖。自郭思敗虜益侵耕河西。浪犧叅始議定其府州。自擣泉骨堆埋浪犧蛇尾塔。橫陽河東西一帶。築堠九。自蛇尾旁順橫陽河東岸上西界步軍照望鋪。築堠十二。自橫陽河西以南直埋井烽。築堠六。自埋井烽西南直麟州界。鐵枝軍營。築堠三。自鐵枝軍營南至大橫水。築枝谷。同埋烽。亦捷谷掌野。狸塢。西界步人眼。望鋪相望。築堠十二。其榆平嶺。清水谷頭有西界奢鐵寨二。從北訛也。山成寨一次。南麻也。乞寨一名。距榆平嶺四里。其大和相橫有西界奢鐵寨四。從北訛。厯過勝寨一次。南吳移越布寨一次。南麻也。吃多訛。寨一次。南麻也。遇崖寨一次。各距大和相橫五里。其紅崖塢有西界奢鐵寨三。從北岡越

崖寨一。距紅崖塢二里。次南訛也。成布寨二。各距紅崖塢一里。其道光都
隔有西界奢岱寨二。並係訛也。成布寨在道光都隔上。其十一寨並存之。
如故寨東西四里各有西界步人點望鋪亦築堠十二。乃約自今西界人
戶毋得過所築堠東耕種。其在豐州外漢寨及府州界。番戶舊奢岱寨並
復修完。府州沿邊舊岱寨三十三。更不初修。麟州界人戶更不耕屈野河
西。其麟府州不耕之地亦許兩界人戶就近耕牧。即不得押立梢圈。起蓋
庵屋。違者並捉掘赴官。及勒住和市兩界巡捉人員。各毋得帶衣甲器械
過三十人騎。夏國傳武此事甚略。但云於是安靜徵夏國。得呂寧按。波捺
參未合議。安靜乃築堠三十六。更新邊禁。避以達約。則罷和市。界始定。有
今全用寶錄本文。檢呂海奏議第七卷。據麟州地界狀云。近罷鈴轄。蘇安
靜實為土賊。專遣賊方負外郎李思道。往彼調查。授以戒善。事無不濟。今
安靜乃上地界圖。則是安靜竟了。地界不由思道也。不知誰所謂罷安靜
在何年月。當考。是夏極密副使歐陽修言。臣材識庸暗。碌於衆人中。陛
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効。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
事關大體。必湏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遷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
啓述。幾爾無間。上孤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育。豈敢自安。所以夙夜思惟
十

日共視雖欲為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于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陳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恩為臣下愛惜名節。尤謹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泉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叅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呂誨。新進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出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論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來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

地為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為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始終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為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爭議。絳終得罪。大宰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巨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為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譏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為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為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明矣。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況介等。此者雖為謗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為郎。未至失所。其可惜者。介遂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為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憲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情疏不得具時。唐介等。遂在四月二十七日。修云。在樞府已逾半歲。按脩以去年十一月
十六日。升樞副。則奉此疏當在五月六月間。今附夏末。七年三月九日。乃
至王陶及范師道。秋七月壬午朔。光祿寺丞知長洲縣。夏噩。坐私貸民
錢。特勒停。監中制科本路提點刑獄王道。古惡其輕。做據其事而廢之。
奏未。賜沂州草澤高太古果角。以轉還。便言其行義推于鄉里也。乙酉

永樂大典

卷二二四二八

泗州言淮水溢。丙戌詔淮南兩浙江南東西路水災其令轉運使就差
木路官體量蠲其賦租仍預為賑救之術。無使秋冬乏食以致逃移。置
廣州東莞縣界東西路巡檢一員。水軍二百人。丁亥推御史中丞王騤
言古之事君者必以禮。故要君者謂之無上。以其近於慢也。慢則事君之
禮廢矣。古之事君者必以誠。故言偽而辨者孔子得以誅之。以其近於詐
也。詐則事君之誠闕矣。是知上下之分君臣之義由禮與誠則固不治。由
慢與詐則固不亂。茲二者風俗之源逆順之萌虧天下者不可忽其漸而
不察也。察之亦不可以不誠。比年中外臣僚或因較量差遣或因辨論身
計或因進以干譽或因罪而覬免肆為妄談輒形奏章。其間求放歸田里
者有之。乞別自營生者有之。歲未至而願致仕者有之。苟於祿而請歸農
者有之。是皆心詰兩違情實交戾外示輕官爵之愛以欺於衆內實計分
銖之利而爭於上。違義忘恥主於安君用詐而安為小人之行陛下聖度
已荒。志置不問。彼小人者亦豈識恩德之隆哉。且夫君臣之間猶父子也。
既委質立朝陳力處位於去就之際。豈得容易而言。今苟以私觀遂僥倖
而妄章說辭。發之不疑。是臣下不肅。朝廷不尊。而公為慢詐之事以要於
陛下。不有沮止。恐非所以範俗流化也。請自今有要君作為如觸所陳者。

不亂。網紀不亂。則天下無難於為治也。比年中外士大夫。偶見陛下任用臺諫官。其所開陳。多蒙信納。殊不知言事之人所諭列者。亦自有體。朝廷所以聽納而施用者。亦固自有次第。便謂凡百事狀不計行與未行。臺諫皆得以專之。乃有白事於朝。而更以狀于臺司者。如性歲陳希亮。判閩浙司與三司辦理勾銷帳。按事當上聞。朝廷聽法所在。希亮每奏一狀。必并申臺。又近日廣西轉運使李師中。以邕桂獄事暴發。宋咸肅注姦贓。止當嚴實盡理。朝廷自有刑典。如獄辭未真。惡狀未具。則當乞再加按問。師中乃別為臺狀。用小紙解說三十餘事。推原其情。蓋欲當任者。為言而助之爾。臣以謂事有曲直。法有輕重。朝廷以主公待天下。其有罪者必罰無赦。國不俟言者助之。而適足為朝廷之害。甚無謂也。請自今臣僚。如以公事奏。朝廷不俟施行。而輒申御史臺者。許彈奏以聞。上嘉納之。戊子錄昭憲皇太后孝明孝惠孝章淑德皇后家子孫進秩授官者十有九人。先是集賢校理同脩起居注。江休復言。朝廷初行祫享之禮。而昭憲太后躬育祖宗。其後裔多流落民間。宜思所以推恩者。於是并四后家子孫皆錄之。尋復賜昭憲太后家信陵坊第一區。賜第十一月。癸酉。今升書明年六月。又錄懿德皇太曾孫二人。詔中書樞密院。累年未修時政記。自今湏月入錄。

永樂大典卷二萬三千四百二十六

十三

隨月撰進。己丑提點河北刑獄張問言。奉詔相度河北八州軍塘淤泥。今若就塘出土作堤。以畜西山之水。則涉夏大河雖溢。而民田無衝浸之害。請下遼處歲以時修築。從之。四年八月己丑可考。壬辰。同修起居注同知諫院司馬光。同詳定均稅。光既立條約。下諸路監司施行。又言國家凡咸立事。當先使賞罰明白。然後事無不威。方負外郎秦植。前通判德州均五縣稅。皆得平允。並無詞訴。若與庸愚之人。煩擾敗事。同歸常調。一無殿最。則能吏解體。必無成功。伏望朝廷察其勤瘁。優加酬獎。并其餘均稅官吏。隨其功過。量行懲勸。則來者觀之。無不盡力矣。太常禮院及鑾閣禁衛所並言。請自今駕出。以闕門祗候并內臣各二員。挾駕頭。左右次扇。御史中丞韓絳。乞增乘輿出入儀衛之禁。事下太常禮院等處參議。而定此制。江休復雜志云。韓維。李淑。駕頭何物。日。百堵。主之一。劉政。詩之主。朱云。御坐傳四世矣。乃初即位所主。癸巳。詔曰。臺諫為朕耳目之官。而事有不能周知。固將博問朝士大夫。以廣聽察。乃有險詖之人。因縁憎嫉。依倚形勢。興造飛譖。以中傷善良。殆非忠厚之行也。昔夏后時。官師相規。漢之公卿私言人過。今吾士大夫乃違古人之守。蹈薄俗之弊。甚無謂也。

中書門下。其為朕申飭百工務敦行實。脩而弗改。當重歛焉。從御史中丞
王疇所請也。疇止傳云陳升之升擢處則便。諫官御史唐介等奏。陳升之
不當大用。朝貳持不行於等。為衆人。港漢所誤。寄朕言。浮華險薄之後。性
未諫。官御史持檢人罪。漫以威俗。請出詔戒初。戒之。奏疇以七月丁亥啟
陳三事。此其一事。時升之及介等已罷去數月。此疏本心端為介等諫。故
正傳有所緣飾。本不取。為累。乙御史臺記。又諫以此詔在嘉祐三年云。包
拯時為中丞。言事疇直。執政不喜。因下此詔。其先後尤差錯。今不取。王
摶東都事幕。朕惟善治之主。以天下耳目為視聽。而不自任。真聰明。有目
之寢。今臺諫之任也。承以四海之廣。萬事之衆。臺官數人。不能以周知。固
將詢及士大夫。而其間傾邪險害之徒。不惟朝廷義理所在。謂職在吉貴。
誠必施行。誠徇己之愛憎。倚倣形媚。苟違語言。以平善良。豈朕所以肅治
之義也。甲午。出內藏庫絹二十萬匹。下河北助糴軍儲。丁酉。詔諸路
轉運使。提點刑獄司。比月給享赦書。搜訪天下有節行學術之人。如閩沽
飾名譽。徵進者多非。所以厚風俗也。其罷之。戊戌。詔泉州。省地。民先逃
入溪峒。今復歸者蠲丁稅三年。環慶經略司言。蕃部也。奸族寇平。速審。
其詳。癸十一月戊午。己亥。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龔鼎臣。為淮南路體量
安撫使。侍御史陳經。為兩浙路體量安撫。以水災也。新知江州刑部郎
中蕭固。追三官勒停。廣南路轉運使度支郎中宋咸。追一官勒停。固坐
知桂州。日。令部吏市女口。及差指使入兩浙商販私物。咸坐。在邕州。射銀
牒子凡九百九十六片。及事覺。詐收入本公司公役簿也。前。宋咸。物房乙
見。四月庚申。李師中。權漕。時。今。休。寶。銀。後。載。此。段。但。刑
去。責。搜。檢。故。水。部。員。外。郎。奉。州。團。練。使。等。字。更。漢。考。詳。

永樂大典卷之萬二千四百二十八

古